



四川冕宁:长征精神和航天精神在这里交汇

中经记者 尹丽梅 卢志坤
凉山州冕宁报道

在位于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泽远镇红专村的凉山州航天科普教育基地游客中心三楼,等待了十几分钟后,村党支部书记高德锰才行色匆匆地赶到。他前一晚刚在西昌送陝西省汉中市文旅局一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要赶回

“航天+”这张牌 是“抄作业”抄出的差异化路径

借助毗邻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在航天板块,红专村打造出了凉山州航天科普教育基地。

“坐家里想,想不出办法;走出去看,才知道怎么干。”高德锰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村“两委”(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领导班子走出去——先后前往西昌大石板村、浦江吕石桥村、茶旗山村、都江堰、彭州桂花镇桂花村、崇州五星村、青桐树村等地考察,看别人的乡村风貌怎么改,闲置资源怎么盘,农旅融合怎么干。

“抄作业你要会抄。”他这样总结当时的思路——红专村在乡村风貌改造、运营模式上借鉴了这些成熟乡村的经验,甚至像得让五星村的人来了都说“越看越像”。但他没有并没有因此止步,而是跳出同质化,找到一条符合红专村实际情况的路子。

“五星村靠近成都,人多、区位优势明显,这点我们红专村比不了;但在航天这方面,全国就三大发射中心、五大发射场,我们红专村踩着这个点了,这是它们无法复制的。”高德锰说。

高德锰对比了国内几大发射场的现实条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地处内蒙古阿拉善戈壁,气候严寒,常年难以现场观测;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对外基本不开放;海南文昌发射场地处偏远的龙楼镇。相比之下,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气候适宜,具备全年候现场看发射的条件,“基本上,在我们这里一个月就能看到一次或两次卫星发射”。高德锰称,基于此,红专村确立了“航天+研学+文旅+农业”的总体定位。

村里处理事务。落座寒暄间,这位村党支部书记谈及村里的产业布局和经济账几乎不假思索,透出一股干练劲儿。

这份干练,也写在红专村这两年半的变化里。2021年下半年,原本在金星村任职的高德锰因合村调任红专村党总支书记,彼时的红专村是当地典型的“空壳村”:资金匮乏、资源有限,连一

位于冕宁县境内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是中国目前对外开放中规模最大、设备技术最先进、承揽卫星发射任务最多、自动化程度较高、综合发射能力较强、具备发射多型号卫星能力的新型航天器发射场。这里被誉为“北斗母港 嫦娥故里”。

借助毗邻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在航天板块,红专村打造出了凉山州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寰宇溯源”航天科普展馆是基地的核心看点。在展馆内,游客可以近距离参观火箭残骸实物、1:1空间站模型,通过翔实的图文展板和生动的多媒体互动,探寻航天器的结构奥秘。此外,游客还可以在红专村近距离观摩真实火箭发射,以及1:1复原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模型。

万事开头难,红专村“航天+”项目的落地并不容易。高德锰告诉记者,“和美乡村+航天科普”这一项目启动之初,村“两委”先后召开了11次动员会,但真正敢于担责的干部寥寥无几,“开会的时候都答应得好好的,回去就不敢行动了”。

项目推进一度陷入僵局。2024年村级换届时,红专村调整了村组干部队伍,一次性换掉了7名思想陈旧、行动迟滞的干部。用高德锰的话说,“要把老思想全部换掉”。换届后,新班子执行力明显提升,为后续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项目落地提供了组织保障。

村集体领导班子配齐了,人心也拢到了一起,但另一个现实问题

条机耕道都没有,产业发展举步维艰。短短几年后,红专村已建成600余亩“向日葵+水稻+油菜花”轮作基地,村集体2025年收益达到14.5万余元,高德锰预计2026年将逼近30万元。

支撑这一切的,是高德锰带领红专村依托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区位优势,探索出的“航天+研学+文



图为红专村陈设的巨型“长征三号乙(CZ-3B)”火箭模型。

尹丽梅/摄影

摆在面前——钱从哪儿来?

记者了解到,包括高德锰在内的多名村组干部以个人名义向银行贷款,村集体提供担保,300多万元启动资金就这样一笔一笔凑了出来。这笔钱被用来盘活村集体的闲置资产——道路、水渠、场坝、边角地,过去这些资源常年闲置,如今被统一清理出来,交由引进的第三方运营公司负责建设运营。红专村村集体没有直接出钱,而是以资产入股,把“死资产”变成了“活资本”。

据统计,2026年前三个月,红专村已累计接待游客超6万人次,承接研学团体1万余人。

冕宁县政府投入1000多万元,建设红专村的基础设施,“和美乡村”的改造,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得到了改善,取得初步成效、获得冕宁县委、县政府的认可,四个月内,133户村民的厨房厕所完成改造。道路也全部硬化。

“钱”和“人”这两道坎迈过去之后,红专村的路开始越走越顺。

旅+农业”特色发展道路。1935年5月,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头人”果基约达(小叶丹),在冕宁彝海边歃血为盟,留下“彝海结盟”的佳话。9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营报》记者走访长征精神与航天精神交汇的这片红色热土,乡村振兴的道路在此徐徐铺展。

不过,高德锰心里的那根弦始终没松过。

“光有房子和路,留不住人,更挣不到钱。关键还是要有自己的东西,让人来了有看头、有玩头、有买头。”他掰着手指头数给记者听——“看头”就是航天科普馆里那些1:1还原的火箭模型、空间站和退役的火箭发动机,让孩子们亲眼看看“嫦娥”“北斗”是从哪里出发的;“玩头”就是600多亩轮作基地里四季不重样的景致——春天油菜花、夏天向日葵、秋天水稻金黄,游客来了能下地体验、能拍照打卡;“买头”就是榨油房、烘干房里出来的菜籽油和香米,还有大凉山各地的特产,走的时候总得捎上几样。

两年多时间,红专村从一张白纸起步,建起了科普馆、修通了机耕道、引来了第三方运营公司。但高德锰清楚,建好了基础设施只是搭好了台,真正让村子立得住、走得远的,是航天、农耕、文旅、研学这几个板块之间互相支撑、缺一不可。

一年四季都要“有饭吃”

红专村产业有了起色,村民的“钱袋子”也跟着鼓了起来。

记者了解到,红专村三个产业板块中,航天板块扮演着“流量入口”的角色——发射观测、研学科普、部队夏令营接待,是目前收益贡献最大的部分。每逢卫星发射期,来自全国各地的航天爱好者、研学团队汇聚于此,科普馆里火箭残骸实物和1:1还原的空间站模型前,总是围满了仰头张望的孩子。高德锰说,仅2026年前三个月,承接的研学团体就超过1万人次。

农耕板块则走出了一条与同质化竞争截然不同的路子。高德锰考察过不少地方,发现很多乡村的农事体验无非是“推豆花、打糍粑、抓鸡摸鱼”,千村一面,很难做出差异化。

红专村选择的路子是,用机械化替代传统耕作,用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无人机植保、机械化收割已成常态,收上来的粮食当晚就能进烘干房处理,不受天气制约。菜籽油采用物理压榨,出油后经过滤油机、精炼机脱磷脱铜脱水,按批次送检合格后才贴商标销售。一套流程走下来,品质和附加值都上了一个台阶。

在二产深加工上,红专村也下了不少功夫。地里种出来的油菜籽,进了榨油房变成菜籽油;收上来的稻谷,进了烘干房变成精米——有了产品,还得卖得出价钱。高德锰在定价上做过一番调研,市面上同类精品菜籽油产品普遍卖到15元,红专村售价则为12元,竞争力一下子就出来了。瓜子也不再散装论斤卖,换成小包装分装,调出五香味和绿茶味两种口味,一袋一两装就能卖出好几块钱,比散卖高出不少。“一斤瓜子散着卖几块钱还不好卖,我小包装一装,一袋几块钱,利润翻了几倍。”高德锰说。

红专村还在尝试用生物菌、有机肥发酵替代化肥农药,在600亩核心种植区探索有机种植。目前,采取有机种植模式,高德锰坦言,有机种植成本高出不少,自有品牌市场认知度也有限,因此暂时还没打出自有品牌去进行单独销售。“我们的思路是,先把品质稳住,牌子迟早要打出去。”他说。

实际上,红专村在商标方面的布局已经开始了。“村里先后申请了6个商标,涉及菜籽油、大米及‘和美红专’旅游品牌等,目前已有4个成功注册,部分仍在审批中。”高德锰

告诉记者,这些产品的包装设计也是他们自己动手,图案版权的专有权限亦全部攥在手里。“别人复制不了,来了就只能用我的。”高德锰称,从代工到自有品牌、自有包装、自有渠道的转型,红专村的这一步走得虽慢,但每一步都踩在实处。

在文旅板块,春日里,红专村百亩油菜花田铺展如金色织锦,盛夏则化身为向日葵花海,田间生态步道与观光小火车串联起自然风光与航天科普教育展馆,让游客可以在花海间仰望苍穹,于咫尺间感受航天。

“酒香也怕巷子深,好资源没有好的传播,很难被更多人看见。”高德锰透露,红专村还在与一家成都的自媒体团队接洽,对方此前在川西一带做民宿推广,经验较为成熟。此外,红专村还在与陝西汉中市文旅局对接,尝试将汉唐文化、茶文化引入,以航天资源和红色文化为切入口,实现两地文旅“相互成就”。目前这一合作仍处于早期接触阶段。

红专村产业有了起色,村民的“钱袋子”也跟着鼓了起来。高德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红专村600多亩土地,流转费从每亩1200元涨到2000元,一亩地一年就多了800元。租金之外,村民还能挣几份钱——讲解员一个月3500元至4200元还给缴社保,餐厅服务员2400元,困难群众有550元的公益性岗位兜底。办油菜花节、火把节那几天,村民支个摊卖炸洋芋,一天最多卖过1000多元,以前年轻人都往外跑,现在好多都开始返乡做事了,退役军人回来了,在外面读书的也回来了好几个。为啥?家门口能挣到钱了嘛。”

不过,游客多了,红专村的短板也显露出来。“村里满打满算只有200张床位,研学团一来就住不下了。等村集体攒够了钱,我们自己修民宿,再租给第三方公司,那才是村集体自己的固定资产。”高德锰告诉记者,下一步,红专村还计划新建第二处发射观测平台,并计划将航天科普馆一处展区改造成模拟月球表面的沙地体验区,配套VR发射观测体验,同时注册旅游公司,统一对外承接研学、观测等业务,把“农文旅+航天IP”做精做深。

四川冕宁:昔日歃血盟,今朝刺梨香

中经记者 尹丽梅 卢志坤
凉山州冕宁报道

盛夏7月,地处安宁河谷的四川凉山州冕宁县石龙镇桃园村,依旧凉风习习。站在桃园村的乡村公路旁极目远眺,平畴沃野间,一株株半人高的刺梨树连绵成片、葳蕤生长,满枝青果密密匝匝,将枝条压得低垂。高大稀疏的樱桃树点缀其间,浓荫与刺梨林错落交织,形成“高矮搭配、优势互补”的独特林下套种生态景观。微风拂过,刺梨特有的清新果香沁人心脾,弥漫在整片田野之间。

桃园村党支部副书记兼副主任王仕洋指着身旁这片刺梨树,向《中国经营报》记者算起了村里的“产业经济账”。“村里依托适宜刺梨生长的自然条件,采取樱桃与刺梨林下套种模式,同一片田既栽樱桃又种刺梨。在套种模式下,一亩田能产刺梨3000斤左右;如果是成片种植、不套种其他果树的地块,因为光照更充足,一亩田能产到6000斤左右刺梨。按刺梨保底收购价每斤2元算,加上樱桃的收益,农户收入比原先种粮食翻了数番。”

1935年,红军长征过冕宁,刘伯承司令员与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擎起“军民团结一家亲”的鲜艳旗帜,书写了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历史佳话,在我党党史、军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年革命的火种,化作今天乡村振兴的火苗。

“懒庄稼”结出“金果果”

讲起村里的刺梨种植,王仕洋如数家珍。

曾经的石龙镇,樱桃是绝对的主导产业。然而近年来,樱桃树病害频发,当地种植户反映“死得凶”。石龙镇干部曾请农科院专家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樱桃树患上的病害好比人类的“癌症”,目前无药可医,无法根治。果树一旦染病,即便头年挂果喜人,第二年也可能突然死亡,农户面临不小的种植风险。

为最大化利用土地资源,石龙镇党委、政府经过多方考察,结

合农户自发实践,摸索出一条新路子——“果树+刺梨”的林下套种模式。

石龙镇位于冕宁县中部,平均海拔1800米,气候温润、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独特的气候和肥沃的酸性土壤为各类水果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但长期以来,樱桃树间距通常保持在4米以上,每亩桃园至少有30%的土地处于闲置状态。

刺梨素有“维C之王”的美誉,是加工保健食品的优质原料。王仕洋给记者算了一笔生态

从“卖鲜果”到“深加工”的跃升

几千亩刺梨铺满山坳,硕果压枝,丰收在望,但如何让满山的“金果”变成兜里的“现金”,是县域特色产业发展的关键一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沿街叫卖鲜果到产业链下游企业入驻,从外地批发商上门抢购到村民自办果脯作坊,从鲜果直销到果汁、果干、果脯多元产品矩阵——冕宁刺梨正悄然完成从“卖原料”到“卖产品”的转身,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价值链也在一级级跃升中持续拉长。

据王仕洋回忆,早年村里仅有两三户人家采摘野生刺梨,拿到本地市场零售,每斤能卖到十

四五元,但量很少。如今桃园村刺梨产量大幅攀升,单靠沿街叫卖已远远不够。销售渠道随之多元化分化:品相好、个头大的良种刺梨(如贵农5号),大果每斤能卖到5元甚至8.9元,外地批发商专程开车上门收购,不少商家买去后将刺梨掏空晒干制作成茶包;个头较小或品相稍差的刺梨果,则就近送入当地加工厂,榨汁、制脯、做成果干等。

为保障农户利益,延长刺梨产业经济价值,冕宁县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一家集刺梨“种植、生产、研发、销售”为一体的企业——四川杰兴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杰兴农业”)。杰

兴农业与农户或村集体签订保底收购协议,以平均每斤2元的价格收购刺梨用于深加工。“有了兜底后,村民们种植刺梨就不愁销路,积极性更高了。”王仕洋说,去年杰兴农业仅在桃园村就收购了80多吨刺梨。

保底收购是一颗定心丸,让桃园村的刺梨不愁出路。记者了解到,在这条路径之外,当地实力比较强的村民也有自行投身到刺梨精深加工中来的案例。

王仕洋告诉记者,村里有一户村民种植了20多亩刺梨,还自行创办了一个小微加工作坊。每年八九月份刺梨成熟季,他便雇上村里十七八名村民,进行刺梨

的切片、清洗、烘干等工序,几道工序下来,鲜果变成了果干;若加糖腌渍再烘干,便成了酸甜耐嚼的果脯。这些加工好的产品,有的挂到网上电商平台售卖,有的摆进当地超市和土特产店的货架。一年下来,刨去鲜果原料成本 and 工人工资,纯利润有十七八万元,远不是单纯卖鲜果能比的。据王仕洋透露,整个桃园村2025年刺梨产值已突破300万元,并且还在逐年增长。

据了解,着眼于长远发展,冕宁县未来还将通过引进优良品种、推广有机种植、实施精细化管理等措施,实现“扩面、提质、增效”。下一步,冕宁县还将构建

“一核两廊多园区”产业体系,在漫水湾镇建设种植与深加工一体的产业示范园区,沿适宜生长带打造两条产业廊道,推动产业集聚;计划将刺梨产业与休闲旅游、文化体验、健康养生深度融合,带动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发展,让群众既能获得种植、加工收益,又能共享旅游增值红利。

90余年前,红军长征的足迹深深印刻在冕宁的山水之间;如今再走长征路,在昔日“彝海结盟”的红色热土上,已是漫山刺梨飘香。岁月更迭,奋斗的底色从未褪去——从红色历史到富民产业,冕宁人用满枝“金果”,写下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答卷。